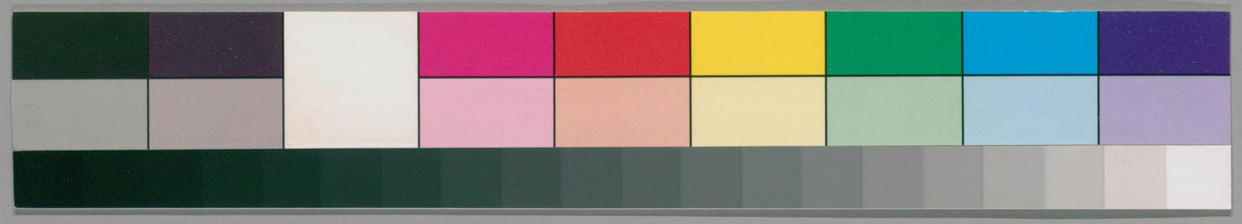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七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

魯莊公十四年鄭傳段殺子儀而納之

魯莊公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晉仲為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宋 魯莊公三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莊十二年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進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
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
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
僖王命曲沃伯以
日晉魯莊公十七年武
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
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
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

繆侯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
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
立
滕 詳見隱
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
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
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
一年薛伯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

邊蔭

立

許 許叔入于許五年即僖公

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即黎來

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莊四年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

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

年熊惲弒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

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

年遇弒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

楚至陘○莊公二十一年楚子文為令尹

詳見隱

秦 公元年

詳見隱

吳 公元年

詳見隱

越 公元年

詳見隱

戊子 莊王

四年 **元年** 齊襄五年晉繒十二年衛惠

七年黔牟三年蔡哀二年鄭

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

杞 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四十
八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

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或問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內有所承矣不書即位何也茅堂胡氏曰同雖家嫡然未嘗命于天子桓公又薨于他國不及有付託之命也其內無所承明矣高氏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廬陵李氏曰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立特以非出惠公之意與莊閔僖之繼弑者不同春秋既托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念念討賊故慶父叔牙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況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命於王

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弑於鄰國為志則非人子矣其不書即位僅比於桓公特書者異耳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又知莊公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啖氏曰左氏謂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劉氏曰原左傳此意當為文姜未有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之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汪氏曰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以為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然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皆在即位之年非不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憯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

臣子大受命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狥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

審矣【劉氏曰】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絶者義也春秋為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絶之之文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去声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彦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礼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絶不為親則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尤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魯人責之故出奔内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臨川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夫人衆怒群誚夫人内慙不安故出奔齊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貶曰夫人氏之喪此輕重之差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録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朱子曰】衛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

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可往耳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礼而已

其垂訓遠矣

問文姜與弑書曰夫人孫于齊何以不曰姜氏孫于齊乎【茅堂胡氏曰】絶于外則去姓絶于内則去氏内外俱絶則姓氏皆去曰夫人孫于齊則知其為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娣乎【張氏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為魯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由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絶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礼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五服之條父在為母期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知本以自別於禽獸也【永嘉呂氏曰】書夫人孫于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絶矣夫婦母子之義絶則凡人耳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母乃溷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弑而莊公之於母也一

以夫人之礼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李氏曰】下如齊復書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汪氏曰】文姜與弑桓公哀姜與弑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使若自知愧耻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絶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于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魯之臣子無憤疾之心而不能伏大義以誅之也先儒謂唐武后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張柬之等當廢為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絶文姜之義以為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春秋於文姜不曰姜氏而書夫人綱目於武后不曰太后而稱武后蓋稱姜氏則疑於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為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况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朱子筆削前代之史師其意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典也乎○【淡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于齊念母也豈有

先在齊而今書遜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耶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

【廬陵李氏曰】三傳文姜之孫左注則以為文姜既歸而復出奔公穀則以為文姜本末歸但因練祭時感夫人不與祭故錄之二說已不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為文姜宜與齊絕公穀以為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絕不為親安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為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逆左作送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礼其義固不可受也【杜氏曰】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

【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陸氏曰】諸侯大夫王逆賜之圻內邑為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是也

王姬使我為之主也

【杜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卑不敵【何氏曰】不自為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礼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躰者主之【臨川吳氏曰】王將嫁女于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于周俾先至于魯而後往歸于齊也

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

也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泥氏曰〕魯桓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為主則京師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張氏曰〕常事書之所以斬衰而主婚固已非禮況齊乃不可同天之讎忝何與之主娀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讐之心而國之三綱絶矣〔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讐婚而公不辭故交訓之〔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並主不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婚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陋王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王中子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三人魯大夫有單伯費伯柔伯是魯有監國三大夫也〇〔張氏曰〕左傳

作送王姬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秋姬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〇〔啖氏曰〕公羊云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子何事召之不言使省文爾〔劉氏曰〕左傳以單伯為周大夫按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齊侯則為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大夫應書單伯會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汪氏曰〕左氏惑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耶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伯亦周大夫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為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訊何訊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何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辟公于之舍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畢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傳築禰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葬於寢則已畢為之築節之矣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魯於王室為謚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去聲〔孫氏曰〕魯主王姬之館國中當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臨川吳氏曰〕時公在梁聞之齊侯親迎若以嘉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為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迎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譏之也

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禮記曲禮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杜氏曰〕喪制未闋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不知父讐未復而與之主婚實禮之大變不可以常禮言之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再書又再書者【汪氏曰】一書逆王姬再書築館又再書歸齊是也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見殺於齊仇讐未復天王逃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同姓之諸侯蓋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固與不辭同知主婚之非而築館於外孰與辭之不築也【陳氏曰】齊襄弑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高氏曰】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為大早計矣【汪氏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強不以殺父為讐方欲結齊好以為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待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讐齊之意畧無幾微見於辛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觀而莊公忘讐之罪不可揜矣○【趙氏曰】左氏云于外礼也與讐主婚縱在城外豈為礼也【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築于外為非礼是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讐也左氏穀梁以築于外為合禮是知齊之為讐而不知讐終不可與交則雖為外而亦非也又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礼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礼也生之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氏叔字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簒弑以瀆三綱也〔何氏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當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稱天王〔陳氏曰〕桓簒立周人不以為罪宰渠伯糾來仍叔家父又來終桓之身不能正而追錫命貶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貶也〔茅堂胡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礼加焉誰不勸於為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簒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孫氏曰〕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誅死又追錫之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無天甚矣〔陸氏曰〕言不能法天也桓無王王無天

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劉氏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簒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於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賵葬成風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深貶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范氏曰〕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使仍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簒弑未常入朝受命王命

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籠之魯相已葬矣因其移
諡而錫之尤為非禮〔張氏曰〕莊公主王姬之婚故
王寵嘉其父桓公已終而遣使錫之策命若昭七
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桓弑隱在王法
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代之所宜加王不能
討又以恩為善示以褒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
〔孚堂胡氏曰〕春秋以理制名道其弊此正例也以義權名致其用此變例也
王而必稱天者為天子受天命若天道也能敦五
典庸五禮則可稱天王能命有德討有罪則可稱天
王典禮賞罰春秋之綱領四者備天子之能事畢
矣崇諸侯妾母賵含成風而会葬則典禮悖矣
故貶不稱天寵篡弑以遺三綱而錫桓公命則非
命有德矣故貶不稱天釋魯桓宋督之惡而不問
怒鄭不朝身臨行陣則非計有罪矣故貶不稱天
施於天王者深切著明如此後世人君不可逆
天道也〔陳氏曰〕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尤有
治不脩貢之事焉書來錫命之事焉

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訓也○〔汪氏曰〕春
十四年鼂王將畀虢公政劉定公賜齊侯命則此
年錫桓公命亦因命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其兄
君乎經傳言以錫命者八考之周制王命諸侯則大
宗伯贊司儀詔其國而錫命也蔡仲之命命之也
侯之位也旅巢命因巢命以有功而錫之命也春秋之時天子不能以
正禮制諸侯故皆遣使就其國而錫之命如僖十
一年賜晉侯命文元年賜齊侯命成八年石伯
錫之莊二十七年使召伯賜齊侯命成八年石伯
錫命乃即位之久而後命之此年錫桓公命昭七
年追命衛侯又皆既卒而追錫之惟僖二十八年
晉文獻俘朝王而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
策命晉侯則為晉侯受命而王之下勞其失尊之又
甚於遣使矣然文成雖不朝王毛伯召伯無貶直
書而義見此年追命篡弑之人其惡尤大故王乃
不稱天以示非常之貶也○〔盧陵李氏曰〕錫命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三年王錫桓公寵命列國之
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
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比之桓
公則有間矣故仍書天以見王室之失禮也又
曰王不善矣者錫桓公及賵毕成風也范甯以為
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失不減於賵毕成風天王
出居于鄭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天則此三者非
義所存稽史有詩容夫子因而弗革耶胡氏以為
桓公以臣弑君成風以妾媵其事皆三綱所係
故其文一施之尒何休趙氏又曰錫命公羊注取
礼緯說礼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
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户以明其別五納陛
以安其体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
鉞使得專伐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
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
里不過七命二十五里不過五命
毅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礼九命異
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即九命也

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
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
矣漕鮮九錫之名與馬大輅戎輅各一乘馬二也
衣服玄袞也樂則軒縣也朱户所居之室朱其門
也納陛從中階而外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矰
之弓矢也鈇鉞大斤斧鉞之事殺也秬鬯秬黍之
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胡氏於文元年傳二日
歲時來朝而錫之車馬衮黼因其敵愾勤功而錫
之然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
宰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
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鉞鉞
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
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
儒以漢法附会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為證而
分為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略其實有功
亦可以賜車馬歲晏也王命士會以秬鬯弓矢虎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常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公命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為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引九錫九命

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丙書王姬歸皆非常訊與讐為昏主也

陳氏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為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為礼也魯有主王姬

者矣莫悖於與齊昏是故特訊之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高氏曰】姬不書伯季尊王姬也【張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于魯夫人也【臨川吳氏曰】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於內女也【廬陵李氏曰】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

【此書遷之始】【公羊傳】遷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汪氏曰】不再貶謂直書其事不必更加貶黜即公羊所謂不貶絕以見罪惡者也【薛氏曰】黃之盟絕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強暴之無忌憚甚矣【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誕取紀之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子齊為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於此聖人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郱鄑郚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国而郱鄑郚為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郱鄑郚書師也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啖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言

取為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邾鄫郚国也或曰遷紀于邾鄫郚按于有紀侯大去其国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列氏曰】齊丁師必不能並迂兩国取鄫取防猶分別言之況兩國乎

己丑　莊王五年　二年　【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訊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氏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臨川吳氏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高氏曰】大其事若一國然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

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隱公四年十年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三十三年文公九年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寫音委氏不能明其罪見左傳隱公十一年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見左傳文公十八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具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訊之【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目之以示義尤曰為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讐也【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国者九伐邾七伐莒一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啟問者察事情也

○【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為邾邑蓋邾附庸【汪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邾【杜氏曰】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汪氏曰】無駭入極杜註附庸小國而賈逵以為戎邑宣九年取根牟杜注東夷国而公羊言邾婁邑然經書邑必係國如取鄟取邾取鄫即小国也切以為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父帥師不害其為得兵權伐國伐邑不必詳辯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北何以卒録焉爾曷為録焉爾我主之也【穀梁傳】為之主者卒之也

内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内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禮記作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孔氏曰】周女命魯為主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范氏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臨川吳氏曰】礼經本無為王姬服之礼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媚齊也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主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沙隨】【程氏曰】礼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纔小功耳今以世讎而厚其喪非礼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張氏曰】莊公舍不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之昏知有齊而不知有父其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以正其淟汨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也【汪氏曰】周礼為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為之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経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礼略矣而顧為王姬之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為尊王命過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

公作郜

【左傳】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而饗甚矣【杜氏曰】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義皆同夫人行不以礼故還皆不書

婦人無外事〔永嘉呂氏曰〕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是也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資中黃氏曰〕天下後世為人子而使母至於是罪之大者也〔高氏曰〕夫人稱姓氏者貶不再也〔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家氏曰〕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汪氏曰〕春秋之末公父文伯之母闔門而與康子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撤俎不宴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礼夫季世俗薄而敬姜独能守礼而不違春秋備書文姜之行雖国惡不容諱其善善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

乙酉宋公馮卒 馮反 水反

【高氏曰】覬宋莊伎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寅】莊王六年

三年

【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五【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去声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陳氏曰】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之自公孫茲不貶矣【范氏曰】齊受天子之罪人為之興師而魯與同故貶

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仇黨興師伐人國乎【高氏曰】衛朔奔齊々欲納之然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為衛侯魯輒與兵貪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薛氏曰】大讎不報而又與之出師捨其所因而為人之用莊公之謂矣弱不書師所將之兵少也【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之志乎夫納朔者父之惡也不能復父之讎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資中黄氏曰】溺貶而去族非未賜氏之比【蜀杜氏曰】慶父專兵不待貶而惡自見溺去族明其惡甚於慶父○【廬陵李氏曰】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為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畱范氏則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畱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疾之之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餘見翬師師下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 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 緩也 公羊傳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傳 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夫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左氏曰緩也 杜氏曰 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 劉氏曰 父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 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高氏曰 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皆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

人明書之矣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畧歟【薛氏曰】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初尚有志於歸葬已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張氏曰】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曰桓王以隱公三年立其年則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戕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

而王又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九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鄔劉蔿和之田于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雖畿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為詹父伐虢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納后聘魯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繇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乱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於此○【劉氏曰】公穀以為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而書改矣世衰礼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戶圭反

【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故書字貴之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汪氏曰】私逃若邾庶其莒牟夷有罪若陳侯弟招是也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其廉反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于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趙氏曰】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躰也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己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讐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是也可謂明於權矣入云者難詞也【范氏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覩存亡之机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庶徹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陳氏曰】紀侯在而季以酅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褒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紀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

得免焉遷邾鄫郚紀之不絶也如綫季以鄫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張氏曰】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強大吞并無故肆行小國不能校巽詞下敵以存宗祀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季無訊焉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高氏曰】紀侯自度威亡歸季姜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絶祀孰若使季以鄫為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槩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書入以示義折地以去国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婁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栾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賢而褒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餘見蔡季下○【趙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賢也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已而然何足為賢哉【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内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于齊乎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誥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復不能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臨川吳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紀將亡矣以婚姻之故告急于魯魯莊不能自已故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為紀謀而祈褻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張氏曰】公欲閔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於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仇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見出師無名以深訕之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高氏曰】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薛氏曰】書次不能為輕重也

魯紀有婚姻之好去声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蜀杜氏曰】莊公惕然出師俛必行之則復仇救弱之義兩存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去声故書公次于滑以

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程子曰】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亦須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

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程子曰】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可進而退乃為咎也

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汪氏曰】春秋書兵次者十有三次于滑次于成次而欲救也師次于即齊宋次于即齊衛次五氏垂葭蕖蒢楚蔡次厥貉次而欲伐也悉以無名紀之皆所以示訕也今考次滑之後紀侯去国即及齊狩禚次成之後齊人降鄣即及

齊遇魯齊不能救紀與鄣而無憤恨之心則是莊公佯為救患之虛声而實無志於救紀鄣也師次郎而卒有圍郕之役齊宋次郎而隨有乘丘之敗齊衛三次楚蔡次厥貉而終有伐晉伐麇之舉是其所以次者非有悔禍斑師之謀乃稔惡伺便之階也救者不書其救訊其實不能救伐者遂書伐圍者遂書圍戰者遂書敗譏其不克悔過以迂善也若夫齊桓伐楚次陘晉悼伐鄭次鄫則不忍殘民其次為善如次聶比救邢次匡救徐救晉次雍榆雖曰緩於救患然比於欲救不能者亦有間矣

【戶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為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国也莊之編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齊救鄣而鄣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於聶北雍榆矣餘見八年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齊】襄八【晉】緡十五【衛】惠十黔牟【蔡】哀五【鄭】厲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秦】武八【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穀梁傳】饗甚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杜氏曰】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礼非夫人所用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杜氏曰】周礼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今按天子享諸侯于廟中則諸侯相享亦當于廟中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氏曰】礼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座況用兩君相見之礼乎蓋為名而已矣【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礼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礼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礼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礼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于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氏姓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計其亂倫之罪【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礼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子般閔公荐弑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汪氏曰】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禮而春秋於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晉六卿于蒲圃甯俞華耦來公與之宴皆不書于策雖鄭伯享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曰】禮諸侯絕旁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国君者尊與己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履繻所逆者內女嫁国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国齊葬伯姬起【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褒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鄫季姬紀叔姬止書卒志其常也郯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彼出不復其国非尊同之比也

杞伯姬不書卒蓋不赴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比於尊同者也莒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不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録之乃春秋之変例也

附録

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还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張氏曰三国遇垂謀取紀也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音尾）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苦旦反）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

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音嫡）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茅堂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為子儀謂春秋有一国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華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為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国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弑忽立子亹齊人殺子亹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為鄭伯故也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使紀失其援也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汪氏曰】不期而會曰遇春秋諸侯私為之約乃用不期而會之禮書之所以譏之也況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於不期而遇其為簡慢詭譎益可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躰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躰諸侯世故國君為一

躰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程子曰】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鄭伯遇於垂可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汪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為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徃而不返也

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太王之事狄也事之以珠玉犬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酅入齊亦紀侯之所以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紀季無譏於前紀侯見賢於後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鄫而不書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未矣

問紀侯大去其國辭繫梁以為不遺一人之辭若謂其賢則未聞其能如大王邑于岐山之去者則毋乃孟子效死勿去之義若謂紀季能附庸於齊祭祀不絕可免紀侯之罪者則鄫世子巫係於叔孫豹而不特序諸侯吳人鄫人魯戚而鄫降在吳下以此觀之不能自強者果其名歟

茅堂胡氏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也紀侯為齊所逼雖其夫人在窮而不顧必不以儀章器物自隨歟假諸侯之禮以為重也其賢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遠矣故不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大去其國大王有去國之名而無去國之道故聖人詳錄叔姬而不忘紀侯之卒亮舜禪讓湯武征誅義皆在此學者默識心通則可耳或問紀侯不能保其社稷出亡而不復何賢之有書紀侯去其國足矣加大字以非聖人立言之法或以大為紀侯之名書所以罪之又無可據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之而不顧也使其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已則委國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不爭而去與敗北出奔者異耳先儒有以大王之事擬之者過矣去邠邑于岐下從之者如歸市而紀侯若是乎尿嘉呂氏曰不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為仁繫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為善之實又不能效死而弗去方之大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聖人之書大王去其國非罪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王氏曰】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失死不返則宜名矣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以罪齊而閔紀也【陳氏曰】諸侯去國恒書奔其不書奔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罪紀侯何罪齊也遷邢鄑郚紀季以酅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欤人之亡之欤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張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閔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凌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啖氏曰】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反矣【趙氏曰】公羊曰為齊侯諱滅凡不絶其祀例不書滅無他義【劉氏曰】公羊以謂為襄公諱非也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

罪在譖人不在烹人柰何絶紀以為賢哉【廬陵李氏曰】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畧同惟公羊以為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之復讐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為吉者復讐以死敗為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讐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讐則不可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胡氏以為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讐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柰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音現齊襄迫逐

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問滅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滅紀不書何也【茅堂胡氏曰】上書齊師遷紀郱鄑郚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汪氏曰】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國都追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啖氏曰】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陸氏曰】葬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高氏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為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乎此而起義在彼也【陳氏曰】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輿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往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達例未足以觀春秋【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女書葬者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共姬皆閔之也

○【劉氏曰】公羊以襄公為賢非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於讐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說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仇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七賜反釋怨也〔許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仇會獵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為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為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周礼〕調人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兄弟之仇不可同国君之仇視父師長之仇視兄弟朋友之仇視從父兄弟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音洛下主乎已一為乾音干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何氏曰〕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一者弟一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弊絜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王氏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高氏曰〕齊人齊侯貶人也齊侯自元年以來見經者數矣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可云齊人因與

公狩始得一貶也狩以奉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況其親之仇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臨川吳氏曰】於本国而非狩地且訊況越境而與仇人狩於彼国之地乎禚即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汪氏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然則禚之狩盍亦興念及此以為行止之可否耶

【壬】莊王【辰】八年

五年

【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牟七【蔡】哀六【鄭】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礼也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朱子曰】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謂文姜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朱子曰】儦儦衆貌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遨從郭翔言無忌憚蓋愧之意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去声之心亡矣夫人之行去声不可復扶又反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為會礼也〔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王氏曰〕齊侯數出會遥以其無名乃興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汪氏曰〕載驅詩云載驅薄薄簟茀朱鞹四驪濟濟垂轡泲泲言齊襄車馬之盛然敝笱詩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則文姜從者之衆多又可知矣詩人詠嘆其多且盛而譏刺之意不可掩矣

秋郳黎來來朝

郳（公）作倪　黎（左）作犂

〔左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妻也小邾妻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各何微国也〔穀梁傳〕倪国也黎來言国之君才未命者也〔杜氏曰〕附庸国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国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高氏曰〕子服景伯云蠻夷邾莒則郳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国為天下望而日以敗亂入於夷狄蓋有愧於黎來矣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張氏曰〕按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

父同稱字者臨汝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卿其或然欤【工氏曰】卿和之別而以名見者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卿國小故與介同稱卿猶有礼介又不可以語此故介止言來而卿則兼曰朝【廬陵李氏曰】卿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服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卿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礼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子曰】諸国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王氏曰】不言公則若内之微者亦不足以見四国稱人之為君也【汪氏曰】成二年蜀之盟人諸侯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文九年救鄭人趙盾華孔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絶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国之兵以納之也【陳氏曰】不言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汗氏曰】傳稱伐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為逆王命無疑矣○【趙氏曰】公羊云不言納朔幸王也據諸侯之心實不本王而經文為之

隱逆是黨罪人也【若以為王】諱則王室亂備不言豈諱此哉【廬陵李氏曰】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而日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而大夫不稱人自齊國佐始恐難從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

【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鄭】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 正月公穀作三月

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局為素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行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王人微者【杜氏曰】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徐乾曰】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貴之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微嘉而書字【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惡也【劉氏曰】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者唯其所稱而稱之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為責之曰天下無道賤奪貴少凌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為事而諸侯成同類党同行沮逆天子之命前雖貶之無人未足以效王所為之是也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張氏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措兄篡国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台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家氏曰】諸侯有国雖受之於父而其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誓於王或無嫡嗣以庶子為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国朔以麀聚之孽譖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旋為國人所逐二傳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黔牟之立宜請命于王而王許之立矣今五天悖義乱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惡則輔之卒敗王師而納朔於衛放黔牟於周是之言逆明王在上五国之君皆當誅也春秋人五国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国無王之戮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

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何氏曰】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諱使若遣天者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事見左傳桓公五年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人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宋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故其褒貶如此【汪氏曰】春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救衛乃王室之救患而討不正也一經之最善者也二十八年救鄭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宣元年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皆所以著伯主之救中国而攘夷狄也楚人救衛楚公子貞救鄭則罪中国伯主之凌暴而蛮夷反能救之也師救齊鄭駟弘救曹則傷中国無伯而却国能相救也叔孫豹救晉則傷伯国之見伐而救在望国也狄救齊吳救陳則傷中国之不能救而救在夷狄也文九年救鄭書人則譏其不及楚師也衛孔達救陳書人則譏其背盟也遂救許則美其救患之亟也次聶北次匡則譏其救患之怠也次雍榆與救成至遇則譏其救患之佞也伐楚以救江譏其救患之非道救台遂入鄆譏其專言而遷怒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考其書法之不同則輕重之權衡見矣王人子突救衛為書救之始吳救陳為春秋之終世変又可知矣○【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子突為王之子弟若王子瑕之類則恐非也通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下土書人故救衛之王人與盟洮之王人皆下土也但救衛為義事則特書字盟洮不過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王人左氏以為王子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貶之而同於下士之例此変文也又曰通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之救衛終於吳之救陳胡氏例曰凡書救者皆善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而陳氏曰救不書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患之大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可通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曰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上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程子曰】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直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與拒同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或問五国助朔以伐衛王人子突救之是王已絶朔矣何以復書衛侯朔入乎【茅堂胡氏曰】書爵以見其父與五国之罪矣下書其名王法已著【刘氏曰】朔故嘗有国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国之助大亂之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陳氏曰】歸君未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不言復者未得国也故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非未得国而不言復如蔡侯廬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伋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矣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張氏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簒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家氏曰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朔之簒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之出十有九其致者五識也不致者十有四常事不書汪氏曰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瀆武以抗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詭乱不經非凡例之體左氏云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救衛

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簒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蒙惡豈春秋意哉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衎皆與其復也衎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穀梁曰簒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伋壽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洩立黔牟一也春秋以陳乞弑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為重矣胡氏謹始例說好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人一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未何以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也魯侯之力也穀梁傳以齊首止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後惡戰則殺矣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祖伊恐俘厥寶王則俘亦寶也文也寶者釋辭也說文俘軍所獲也孔氏曰俘取也

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汪氏曰朔入而後歸俘則知非得於黔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者而取之於朔矣

罪也天以弟弒兄臣弒君皆簒居其位上逆天王之

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于晉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志聲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狗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簒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胡氏曰歸衛寶小事也春秋何以存而不削古之君人者以賤貨貴德為先也

孫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以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高氏曰朔之奔齊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文足而齊以分於三國馬故主之齊言齊人歸之而曰來歸衛寶則同党之罪

各有所歸而齊為首惡〔家氏曰〕桓莊二公皆党篡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衛之寶其事之尤著者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罪賄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督也以郜鼎也魯齊宋陳蔡之納朔也以衛寶也晉平公以十一国會夷仪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三役者皆定篡代也春秋於郜鼎書取蔽罪於魯也於衛俘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以同情罪伯主及諸侯則不必書所賂矣○〔啖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讓於我也按例無有攻其事實而為義者何煩曲說

〔附録〕〔左傳〕楚文王伐申过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还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午　莊王十年　七年　〔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隕于閔反〔公〕作賈凡賈字後同〔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

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変而録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心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向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啖氏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爾【孫氏曰】桓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言衆多不可為數也

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凌遲之象著矣【何氏曰】列星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儀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絶威信凌遲之象

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為平阿侯商為

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刘向言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王莽弑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阼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朱氏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也【張氏曰】盖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汪氏曰】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凌駕之證也是時王綱廢弛列国爭衡故天変應之經晝星変者四此年星変以王人不能勝五国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十七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奪正而兵刃交於王都之内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强吳爭伯而中国諸侯皆為之服役也凡此皆変之大者而王霸衰亂之兆也【廬陵李氏曰】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劉氏曰】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說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也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杜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熟

麥及五穀之苗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而不圖

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張氏曰書大水為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自之大事故書劉氏曰洪範八政食為之先二穀不登礼謂之歉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劉氏曰左氏云不言寶嘉穀也聖人為記災而書無麥苗矣猶謂不言寶於嘉穀何耳言不言寶於嘉穀而後言苗一災不書豈待無麥無苗非也若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審如待無麥乃書無

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于祝丘又次于

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深之明驗也張氏曰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冬三詳書于策敗倫喪衛之鶉之奔奔牆有笑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攜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襲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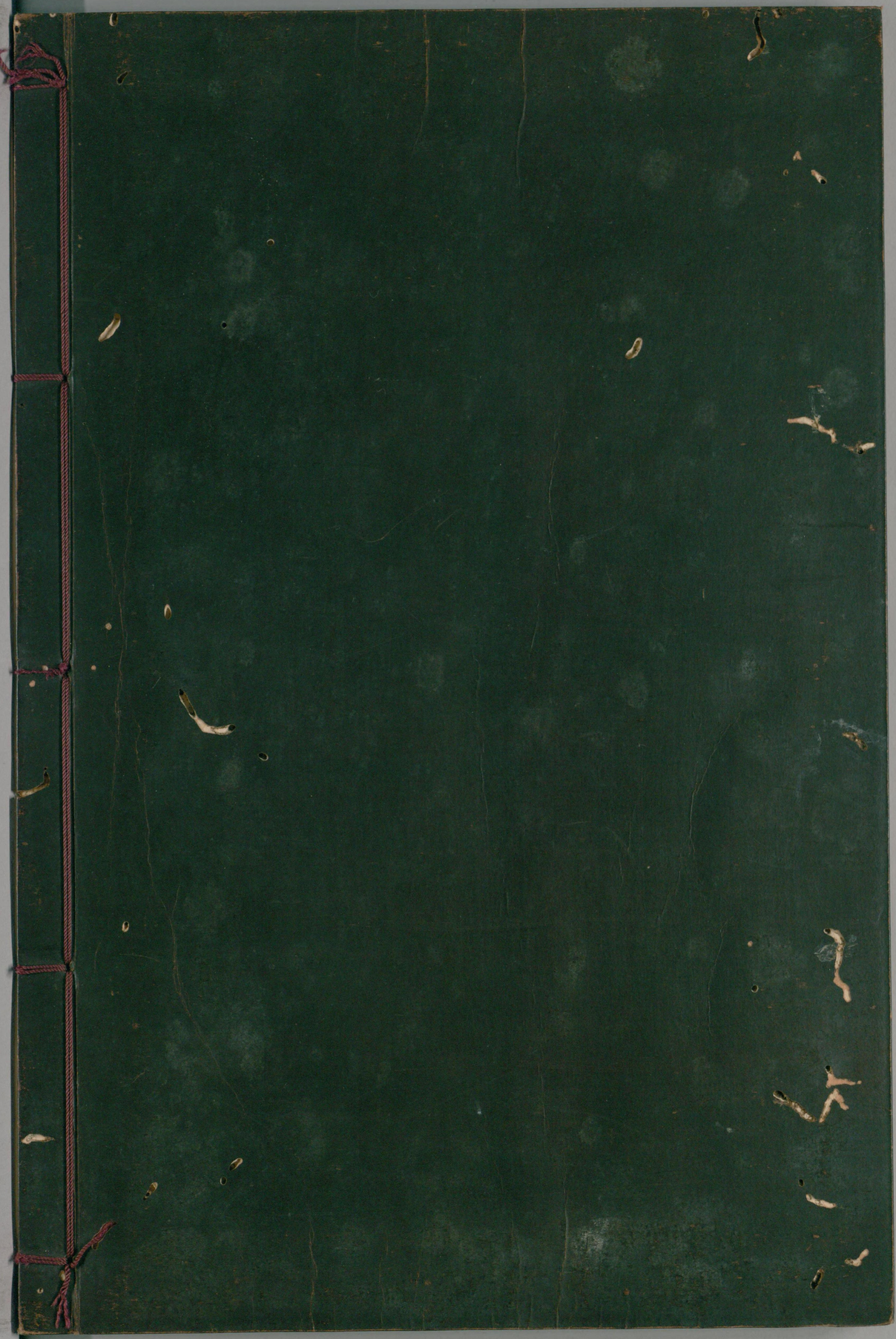
取之與衛戚同時聖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刪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廃而亡国敗家之禍同一轍徹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汪氏曰〕齊詩南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深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荷嗟稱魯其威儀技藝之美無所不至若曰獨此耳聖人於春秋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国惡有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七 終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